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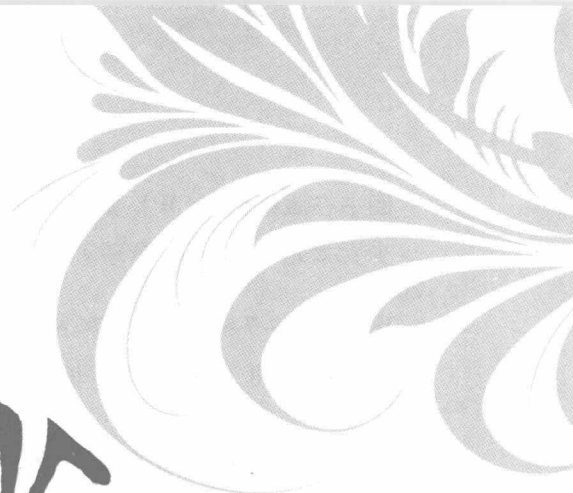
少女太妃

Shaonü Taifei
Tianfei Zhuan

恬妃传

上 琴琐◎著

她用善良保存人气，用仁爱消化仇恨，用距离吸引皇上——她是后宫里的一枝奇葩。



少女太妃

Shaonü Taifei
Tianfei Zhuan

恬妃传

上 琴琐◎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少女太妃：恬妃传/琴琐著. —北京：朝华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 - 7 - 5054 - 2074 - 8

I. 少… II. 琴…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9931 号

少女太妃：恬妃传

作 者 琴 琐

选题策划 杨 彬 侯 开

责任编辑 李 磊

特约编辑 橡 橡

责任印制 张文东

封面设计 80 小贾工作室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8

订购电话 (010) 68413840 68433213

传 真 (010) 88415258 (发行部)

联系版权 j-yn@163.com

网 址 www.mgpublishers.com

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00mm × 980mm 1/16 字 数 571 千字

印 张 39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978 - 7 - 5054 - 2074 - 8

定 价 49.80 元 (全二册)



第一章	清水出芙蓉	001
第二章	初入宫闱	009
第三章	恬婉仪	016
第四章	三宫六院	022
第五章	赴宴	031
第六章	幽兰花魁	038
第七章	晨昏定省	044
第八章	愁因薄暮起	051
第九章	锦霞私语情	059
第十章	游园惊心	064
第十一章	梨花一枝春带雨	073
第十二章	兰叶春葳蕤	078
第十三章	红颜弃轩冕	089
第十四章	暗潮汹涌	095
第十五章	红叶晚萧萧	101
第十六章	水晶宫	110
第十七章	无沸散	117
第十八章	谁怜弱女颜如玉	124

第十九章	拨云	131
第二十章	云淡淡兮风起	141
第二十一章	寒心	151
第二十二章	送子观音	160
第二十三章	惊梦	171
第二十四章	解铃还须系铃人	182
第二十五章	鸳鸯弦	191
第二十六章	鸾凤和鸣	201
第二十七章	牡丹	210
第二十八章	欲擒故纵	218
第二十九章	春江水暖谁先知	229
第三十章	涤瑕荡垢	240
第三十一章	泪两行	251
第三十二章	喜满天	259
第三十三章	兵不厌诈	267
第三十四章	故技重演	279
第三十五章	以眼还眼	292
第三十六章	旧恨未泯新仇起	305



第三十七章	玉宇琼楼	315
第三十八章	腊八粥	325
第三十九章	病树前头万木春	336
第四十章	双生	346
第四十一章	撒藩	353
第四十二章	议政	362
第四十三章	香如故	371
第四十四章	往事如风	381
第四十五章	荣驾回宫	394
第四十六章	却辇之德	407
第四十七章	无为而治	419
第四十八章	春意阑珊	424
第四十九章	墙外红杏	433
第五十章	宜室宜家	443
第五十一章	梦魇重重	454
第五十二章	温良如玉	461
第五十三章	明修栈道	469
第五十四章	得之我幸	480

第五十五章	尔诈我虞	489
第五十六章	有情依依	497
第五十七章	翻手为云	507
第五十八章	我心昭昭	519
第五十九章	夷险一节	529
第六十章	君心我意	543
第六十一章	萧规曹随	553
第六十二章	历历往昔	563
第六十三章	浸润之谮	574
第六十四章	浮生若梦	588
第六十五章	欲壑难填	600
第六十六章	真心真意	612



第一章

清水出芙蓉



原本应有的嫁女之喜，却因为女儿嫁进皇宫而变得如此凄婉。可是，还有多少不尽的好姑娘，也走上了这条路，又有谁知呢？

雍和二十五年元月十六，新年朝廷的第一次朝会上，只听得“吾皇英明”、“吾皇万岁”的山呼声此起彼伏。

“罢了，下一议。”赫臻语毕，又翻开一本奏折，细细读来，却眉间微蹙，半晌问道，“傅爱卿何解？”

座下众人皆面面相觑，唯见礼亲王张逸泰捋须而笑，其身侧诸人面露得意之色。

“臣惶恐！”硕亲王傅嘉抱拳垂首，一脸的无奈。

赫臻扫视群臣，微微一笑，英气逼人，将奏折轻轻合上置于一侧，“朕晓得了。”他如是说，随即起身道，“今日散了吧。”

“退朝……”内监纵声高呼，端起案上数叠奏折，紧随圣驾而去。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众臣叩拜后纷纷散去，不在话下。

傅嘉携子欲匆匆离开，却被张逸泰拦下。张逸泰低声揶揄道：“亲王治家果然有道。”语毕大笑而去，不可一世。

傅嘉立于原地，一时语塞。次子忆峰上前道：“父亲，莫理那老朽！父亲可知皇上是什么意思？”

“莫露声色，回府再议。”傅嘉向儿子使了个眼色，便转身而去。

雍和二十五年元月二十，靖远军两队兵马连夜出城，往西南而去。朝廷如今外无贼寇，内无叛党，连夜出兵着实让人生疑。不明就里者惶惶不安，揣测着边疆是否又起纷争，年前忽伦人曾偷袭一队回京述职的防军将士，副将傅忆坤与敌激战后生死不明。事后忽伦人主动向朝廷发函致歉，只说是一场误会打错了人。雍和帝不愿挑起战事，虽痛失爱将也只好作罢，速速将总督龚郡王叶江调回了结了此事。如今朝廷为何突然出兵？区区两队人马又何以战？一时间引得朝野上下议论纷纷。

“儿皇帝如今越发抬举傅氏一门，究竟置老夫于何处？”大内寿宁宫里香气缭绕，张逸泰于殿内往来踱步，焦躁不安。

太后张氏缓缓喝了一口茶，颌首间髻上金簪晃眼，她悠悠地道：“什么‘儿皇帝’？这话要让人听去，岂不又做文章？今时不同往日，兄长口中要有些遮拦才是。”

老者愤愤道：“从前侍郎李贤达之子纵马伤人，都督孙毅之女虐待继子，皇帝都交代老夫严查严惩，以表我朝纲之正！如今硕亲王府闹出这等笑话来，皇帝竟一味袒护傅氏颜面，一句‘朕晓得了’就派出两营兵马帮他找女儿，实在难让老夫平了心中之气。本还以为可以借此机会……”

“兄长，”太后堵了他的话，淡淡道，“你究竟觉得哪里不妥了？”

“我哪里管他女儿离家出走，只是气不过皇帝如此善待他傅嘉！”

太后微微一笑，眼神透出锐利，嘴里却劝道：“我朝缺的便是这般巾幗女子，何况傅家姑娘出于孝义情谊千里寻兄，哪里像你说的‘离家出走’？她这般行为更值得称赞。”

张逸泰冷冷笑道：“齐家者方可治天下，他傅嘉教女无方，难道不该治他一个，一个……”

太后呵呵笑道：“恐怕兄长也说不出一二来。难道他傅嘉不可有‘家不齐而治国’之能？何况傅嘉把三个儿子都调教得那么好，又怎能说他治家无方呢？你这话未免牵强。”

张逸泰听了忿忿不已，却也无话可说。

太后劝道：“兄长就是沉不住气。你莫忘了今年又逢三岁采选，傅氏独此一女，早晚要送进宫来，何况张傅表亲，那姑娘还要唤我一声姑母。从此这傅氏命脉还不是握在你我手中？只要他安分，他女儿便安稳。”

“哈哈哈哈哈……”张逸泰恍然大悟，捋须大笑道，“到底太后想得周到，好好好！”他连声三个“好”字，可见心满意足。

“兄长若无事，还是早些跪安的好，皇帝片刻便来请安了。”

“老夫这便走了，还烦请太后向两个侄女问声好。”

太后笑道：“这是自然，难为你惦记！”便唤道，“韩玉，送礼亲王。”

一个嬷嬷从后堂闪出，穿着体面，神情温和，便是太后口中的“韩玉”。她依言而行，将礼亲王送至仪门，返身回来时便听见太后对她道：“差人请皇后、皇贵妃来，一会儿皇帝要在这里用膳。”

“是。”韩玉福身称是，径自下去打点。

雍和二十五年三月十八，靖远军两队兵马回京。

硕亲王府门前，一驾马车利落地停下。车前策马的男子翻身而下，门口小厮一见他便喜滋滋地唤了一声：“世子爷！”

那男子从车上接下一位少年，他脸色苍白、身形瘦削，小厮们见了连忙上前左右扶住，口里不住呼喊着：“三少爷回来了，三少爷回来了！”

几位贵妇人被侍仆们簇拥而出，脸上俱是期盼激动的神情。

那少年还未站稳，便扑通跪在了养母硕王妃及生母侧妃林氏面前，一迭声道：“儿



子不孝，让母亲担心了。”语未完，泪已落。

左右皆喜极而泣，侧妃林氏更是拥着儿子泣不成声。

“娘……”一声娇柔地轻唤从车内传出，语音未落，一个俏生生的女子便从车内掀帘而出。待她站到地上，只见其骨骼清秀，体态匀称，眼眸间泛着清澈，宛若一朵剔透的芙蓉。

见女儿好端端地立在面前，硕王妃脸上喜一阵，恼一阵，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女儿蹦跳着上来拉扯她的衣袖，娇滴滴地道：“娘，女儿回来了。”

“忆坤、茜宇都回来了，真是天大的喜事！”侧妃魏氏抚掌笑道，“我们王府总算云开雾散了，真真是菩萨保佑！”

众人一阵欢笑，携手进府。世子傅忆祖缓步跟在后面，却发现街角有一个熟悉的身影。他离了众人跑过去，抱拳道：“成骏兄为何不进府坐坐？恐怕小妹她也很想见你。”

秦成骏拱手道：“愚兄只是来看看你们是否安全到达，没别的意思。”他突然有些脸红，局促道，“贤弟你也知道，傅小姐她并不知我的身份。毕竟这次是皇上密派的行动，不得向他人透露。”

傅忆祖听说，便不再勉强，二人一番寒暄后便匆匆散了。

傅嘉携次子从朝堂归来时，见幼子、么女均安，自是欣慰不已。对女儿训斥了几句后，他便再也舍不得多说半句，只搂她在怀里，听她伶俐地诉说着所见所闻。一家人听得喜一阵、哭一阵，好不热闹。

阖家团聚的欢愉日日洋溢在王府上下，但未等众人享够此福，便忽然接到一道旨意，将这安宁日子搅乱。

圣旨道：四月初十皇室选秀，傅氏有女傅茜宇年十四，适龄待选。

傅嘉双手接旨的那一刻，茜宇尚来不及反应，便已见娘亲兄嫂一千人都已泪眼蒙眬，爹爹亦是神色难定。一家老小，完全不见了连日来的欢悦。细想方才内监所宣之事，她心头一紧，一时愕然。

翌日，王府上房内，华嬷嬷立于一侧，缓缓言道：

“我朝惯例，皇室三年一采选，聘官宦名媛、世家千金入宫侍上，以充后庭。先皇登基之时修改后庭制度，如今宫中妃嫔除却中宫皇后外，共分八品十……”

“华嬷嬷，”硕王妃打断了她话，淡淡地道，“这些她都懂，今日只是要你说些采选时的礼节规矩。”

“是。”华嬷嬷微微叹了口气，点头称是，继续道，“小姐系王府千金，皇室会在四月初九派遣内监宫女入府检选，看其容貌是否端正，身体有无伤痕、顽疾。无异者于四月初十坐大内轿辇入宫面圣，再行甄选……”

“嬷嬷，你下去吧。”傅茜宇的心思完全不在这里，她根本听不进华嬷嬷口中的任何一个字。一双深潭般的美眸只是盯着自己的母亲，她需要一个答复。

“茜宇……”硕王妃哑然。华嬷嬷知趣地退了下去，房内唯独留下母女二人。

“娘，您告诉我，我这究竟是要去哪里？”傅茜宇口中问着，却已眼眶湿润。



“茜宇，”硕王妃定了定神，低低道一声，“你听娘说……”

傅茜宇却又摇头道：“女儿知道，女儿都知道！”她跪在母亲膝下，嘤嘤哭泣了一会儿，突然一个激灵，“娘，您别难过，或许女儿选不上……”

“怎么能选不上？”硕王妃拉起女儿，颜色肃然，“你是王府的千金，怎么能选不上？娘同你父亲都是皇亲国戚，身份尊贵。倘若不是，你也不会被挑中参选。这次你去，若是选不上，我们王府就会遭人笑话。你父亲虽在朝廷上有权势，但那些直着眼、等着看笑话的人也不少。”

“娘……”傅茜宇愣愣地望着母亲。

“宇儿，这次你三哥失踪，你只身跑出去寻他，虽然我们极力掩饰，但还是被一些外头的人知道了。藩营险恶，你父亲为防不测才上请皇帝派兵去边疆寻你，却因皇上欣然应允，更因此遭到他人嫉恨。那些人个个言之凿凿，只巴巴地望着王府再闹笑话！这次你若选不上，他们定然会说我们硕王府的女儿不懂规矩，缺乏家教。若是那样，你让你父亲的颜面何存呢？”硕王妃说着，止不住落下眼泪，心内的愁苦何止一般。

“娘！”傅茜宇万般委屈无处可诉，只是扑在母亲怀里痛哭。为什么偏偏是她来承担这一切？她不愿意，真的不愿意，可却那样无可奈何……

是日夜里，傅茜宇盈盈立于闺阁回廊之上，俯视着园内各处景致。花团锦簇的春色即便在夜里也能感受到它的盎然生机，可她却闻不到任何香气……此时，在她的心里，一切都显得了无生趣。

“小姐，怎么不回屋？小心吹着风了。”华嬷嬷过来给茜宇披上了一件斗篷。

自打出生，茜宇就是由华嬷嬷伺候长大的。华嬷嬷从宫里出来多年，闲暇时就会讲些宫里的故事给小姐听。茜宇虽然会好奇，可有些事情听多了，便对那个皇宫生了抵触之情，故而每次皇宫举行宴会，款待诰命贵妇、世家千金，她都推辞身体不爽不去参加。

“嬷嬷，我真的要去那个皇宫，去那里度过以后的日子吗？我再也见不到爹爹、娘还有哥哥嫂嫂和小侄子们了吗？”华嬷嬷对茜宇来说不仅仅是伺候自己的奴才，更是一个贴心的长辈。

“我的好小姐！”华嬷嬷劝道，“这事儿奴才也不好说。之前奴才对小姐说的那些个事儿，未必都会发生——在宫里过得好不好，那还是要看自己的。”

“嬷嬷，倘若我进了宫，还请你好好照顾我爹爹和娘。”

“难道小姐不要奴才跟您进宫吗？”华嬷嬷以为茜宇会让自己跟着进宫的。按例律，三品以上官员家的小姐是可以带自家奴才入宫的，何况茜宇是亲王的女儿，虽无封号，但也是身份尊贵。

“这怎么行！华嬷嬷你大好的青春都已经奉献给皇家了，难道我忍心再让你回到那里度过晚年吗？”

“小姐……”华嬷嬷很是感激，抹泪道，“小姐这一去，老奴不知道何时才能再见到您呢……”

“华嬷嬷，我乏了，我们回房吧。”茜宇不想二人在园子里伤心。沁园里原本只有



父母兄嫂带给自己的无尽的欢乐，她不愿意破坏这一切。

四月初九，宫里来了太监嬷嬷四人对茜宇进行检选。这是皇室对三品以上官员家女儿的特殊待遇，而出身平平的秀女则必须进宫参选，即便第一轮过了，最后见的也是皇后而不是皇帝，品貌出众者也只能被封为六品充容，日后的升迁全靠自己的运气。

依后庭制度，充容之上有皇后、皇贵妃、懿贵妃、贵妃、六妃、六嫔、六婉仪；充容之下有充媛、充人两个品阶，只是人无定数。

三品以上官家女子，入宫后依其父兄官职、个人品貌可被封为五品婉仪至三品正妃；日后幸有娠者，晋封升迁也非难事。

“公公、嬷嬷辛苦了。”硕王妃和颜悦色，一派大家之风。

“王妃万福！”四个奴才忙不迭地跪地请安。

硕王妃微微一笑，“今日还要辛苦你们，不必多礼。冬雪，看赏。”侍女冬雪应声递上了四封红包。

“奴才谢王妃赏。”四个奴才领了赏齐声叩谢。

硕王妃回首对华嬷嬷道：“去请小姐来，就在我屋子里检选吧。”华嬷嬷无奈应诺，只得转身离去。

茜宇到来时，傅嘉的两位侧妃和两个儿媳都已到了硕王妃屋中。

“娘、姨娘、嫂嫂。”茜宇向长辈们请了万福。她今日穿了一身粉色罩衫长裙，梳着如意髻，通绒草花做的簪子斜插着，和平时大大咧咧的打扮大为不同，着实让人眼前一亮。

“宇儿……”硕王妃拉着女儿的手，含笑打量着。平时只知女儿娇俏可爱，却不知她竟有着这般倾国倾城之貌。

茜宇神色微凉，低低道一声：“娘，宇儿准备好了。”

硕王妃察觉到了女儿的悲伤，也忍不住眼眶微红，转头对宫里来人吩咐，“辛苦你们了。”

“奴才遵命。”说着，两个嬷嬷领着茜宇到屋里头去，两个太监在外头候着。

入得屋内，一个嬷嬷便对茜宇请了个万福，“奴才斗胆，请小姐……将衣衫褪尽了。”

“褪……褪尽了？”傅茜宇一脸绯红，随即吸了口气，慢慢地脱下衣裳。

尽管茜宇事先已从华嬷嬷那里知道了，检选时要脱衣检查身体，但真要这么做时，还是不免羞涩。

待衣衫褪尽了，两个嬷嬷在茜宇的身上上下打量着，不时耳语几声。

茜宇身材匀称，略嫌瘦削，肤白如玉，玲珑剔透。一个嬷嬷走上来，伸手要摸茜宇的身体。虽然这些过程华嬷嬷早都跟她说过，但一个姑娘家这般赤身裸体地站在陌生人面前，还要被抚摸检查，茜宇早已羞得脑袋里一片空白。那嬷嬷在茜宇的背上、腰上轻柔地抚摸着，弄得茜宇奇痒难当。几番折腾后，二人满意地退后两步，请万福道：“奴婢伺候小姐穿衣。”茜宇长舒一口气，待整装跟着二人出了房门，一见母亲便扑了过去，泪如泉涌。

“宇儿乖。”硕王妃也是过来人，年轻的时候也参加过大选，两个嬷嬷对女儿做了

什么她很清楚。

“妹妹，嫂嫂送你回房。”两位少夫人过来搀着茜宇。她们也是贵族家的小姐，自然也经历过这些，只是因为各种缘由脱离了那个“苦海”。

“嗯。”茜宇收了悲容，一刻也不愿意多留于此，顺从地跟着两位嫂嫂走了。

“恭喜王妃！奴才在宫里也未见过小姐这般美貌的嫔妃。小姐来日进宫后，定能平步青云，大富大贵！”一位嬷嬷说道。

听到她如此称赞自己的女儿，虽言辞有夸大之嫌，硕王妃还是忍不住悲喜交杂，只吩咐道：“冬雪，赏。”冬雪又应声递上了四锭银子，喜得那四个奴才连连跪地磕头。

“请小姐明日寅时进宫参选。奴才们告辞。”

“德全，送客。”硕王妃点头默许。待那德全再折回来，她吩咐道，“去议事院找王爷，请王爷今日早些回府。”

夜里，硕王府花厅里摆了家宴，一家人齐齐地在一起吃饭，却没了往日的谈笑风生。

这段日子傅嘉都很晚才回府，不知是朝廷太忙，还是为了其他。饭桌上，他只喝酒不言语。众人见他这般也不敢说话，一顿饭就早早地结束了。

回到沁园，茜宇看到华嬷嬷在收拾东西。闺房里空荡了很多，华嬷嬷了解她，知道很多东西她是舍不得落下的。

“小姐，世子爷和世子妃来了。”子音进来通报，眼睛红红的，定是舍不得小姐，躲在哪里哭过了。话音方落，傅忆祖便携了妻子严清秀款步进来。

“建安、建宇都睡了吗？怎么嫂嫂有空来？”茜宇迎上去，胡乱找了个话题。

“妹妹，你明日要走了，我和你哥哥想来看看你——明日定然忙碌，没空闲说话的。”清秀语气温柔，手上还提着一个锦盒。

“宇儿，进了宫不比在家里，凡事要懂得分寸。”忆祖拥着茜宇瘦削的肩膀，看着心爱的小妹，满目不舍之情。

“哥。”茜宇抱住了他。从小她就喜欢大哥宽厚的胸膛，爹爹不在的时候，他就是自己最大的庇护。

“傻丫头，这么大了还撒娇吗？”忆祖爱抚着茜宇的秀发。

“无论如何，你永远都是宇儿的哥哥啊……”茜宇的眼睛红了。

看到妹妹眼眶湿润，忆祖也有所不忍，只是把茜宇抱在怀里。

“妹妹，”清秀打开锦盒，取出了一串晶莹剔透、润泽饱满的珍珠项链，“这是祖父当年给我的陪嫁，祖父说只有天下最美丽的女子才配得上它。我自是觉得配不上它，如今送给妹妹，妹妹他日戴着也能想起嫂嫂。何况妹妹这般容貌，也好圆了祖父的心愿。”清秀说着忍不住哽咽。她家里没有姐妹，嫁入王府后一直把茜宇当成亲妹妹，姑嫂二人的感情深厚。如今茜宇要嫁进宫，她自是万分不舍。

“来，宇儿戴上给你嫂嫂看看。”忆祖接过珠链替茜宇戴上，他不想一屋子的人都哭成泪人。



“宇儿好美。”恰逢少夫人徐萌进来，嘴里忙不迭地夸赞。的确，那饱满的珍珠在茜宇柔美白皙的颈项中果然更显出风采。

“二嫂……”茜宇双手摸着珠链，脸颊绯红。此时忆峰和忆坤也跟着进来了，茜宇浅浅地笑着问，“二哥、三哥，我好看吗？”

“好看！”忆坤上前搂住了妹妹，“我们宇儿是天底下最好看的姑娘！”

“三哥。”茜宇抬头望着忆坤。在家几日的休养，他已然恢复了往日的风采，此刻却见他热泪盈眶，只是强自忍着。

“三哥，你怎么了？”茜宇心中一疼。

“没什么。”忆坤松开手，揉了揉眼睛勉强挤出笑容，“没什么，眼睛进了沙子了。”

“好了，忆坤。大家都坐下好好和茜宇说说话。萌儿，你不是有话要嘱咐宇儿吗？”忆峰心中难过，面上却极其冷静。

“是啊，宇儿，你听我说……”徐萌的性子爽朗活泼，进门后与嫂子小姑相处甚欢，她拉着大家坐下，唧唧喳喳地说笑起来。

转眼半个时辰过去，众人虽面上有说有笑，却个个心内满是离别的愁苦。

“时候不早了，我们都回去吧，让宇儿好好休息，明日她还要辛苦的。”忆祖狠一狠心，起身说道。

“是啊，大家都散了吧，让宇儿早些歇息。”清秀随着丈夫立起身。

“宇儿……”徐萌终究还是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你这是做什么？”忆峰忙喝止妻子。

徐萌一时噎住，哽咽地道：“宇儿，以后你可要好好地……”还未说完便哭着跑了出去。

见妻子如此，忆峰也不知所措，只是道：“我，我去追她。”说着也跟了出去。

“二哥！”茜宇在后面追喊，可惜忆峰没有听到。不知为何，茜宇总觉得这一别，姐妹之间就真的再难相见了。

“宇儿，你早点歇着吧，我们走了。”清秀双目含泪，一手挽了丈夫，却不挪步。

“忆坤，走吧。”忆祖伸手拉住三弟。兄弟们当中，数他与小妹最好了，只得半拉半劝地将他带了出去。

茜宇看着众人一个个离去，喃喃自语：“哥哥、嫂嫂，你们都走好。”也跟着缓步走出房门，立于回廊上，期盼再望一望他们的背影。

然而沁园里的一草一木却抢先进入了她的眼眸。这是当年傅嘉封为郡王后，特地命工匠为爱女建造的小花园，虽不如硕王妃和两位侧王妃住的园子大，也比不得别家庭院的富丽堂皇，却也极尽精美。园内不仅有小桥流水，树木参天，更有供赏月的玉宇亭，亭顶以西洋琉璃打造，玲珑剔透，即使坐在亭子里，也能望见那当空的皓月。

茜宇心中沉沉的，不知不觉便下楼走进了玉宇亭。夜里的风凉凉的，周遭那么宁静，孩提的记忆缓缓浮现在她的脑海：爹爹第一次带自己到沁园，告诉自己以后这里就是自己的地方；和三哥一道念着“关关雎鸠”，问哥哥雎鸠是什么；小侄子和自己没大没小地嬉戏；陪父兄一起在园子里射箭……



“宇儿。”傅嘉不知什么时候已走到了女儿身后。

茜宇回首见到父亲，竟觉得心里委屈，只弱弱地唤了一声“爹爹”。

“明日就要进宫了，以后要好好照顾自己，不能再任性了。”傅嘉哪里舍得女儿进宫，心里有好多的话要说，却不知该从何说起。

“爹你放心，这些女儿都懂。”茜宇拉父亲坐下，依偎在他怀里。

“以后……我们就是君臣了。”

“君臣？”茜宇一惊，似乎悟到了什么，泪珠滚落下来，“今晚宇儿只想爹爹抱着我就好……”

“好，我们，我们一起赏月。”傅嘉也哽咽起来。

初九的月亮，盈满而缺，却也分外明亮。远远看着这一切的硕王妃，也早已泪如雨下，她不想打扰两个她挚爱的人享受短暂的天伦之乐……

翌日清晨，宫里就派人来王府打点诸如准备祈福香案之类的事宜，更有之前的嬷嬷前来检查秀女是否被调换等一些恼人的事项。不多久宫中的轿子便来接人，侧妃林氏哭成了泪人，死活舍不得茜宇上轿。硕王妃固然伤心，但不得不在人前强装镇定。今日是要面圣的，硕王妃按照规矩为女儿精心打扮，细细地嘱咐着。傅茜宇始终没说过一句话，面无表情，任人摆布，但心里却早已如翻江倒海一般，不是滋味。

今日一走，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这个家，家中的所有人，家中的一切，难道都将成为记忆，成为怀念？茜宇看着母亲，她忙忙碌碌，脸上为何看不出一丝的伤心？难道为了这个家，娘真的舍得下自己吗？难道娘不心疼吗？

茜宇甩了甩头，不是的！娘疼我，娘最是舍不得我……只是，我们都无可奈何……

一个时辰后，执事太监进来催促茜宇上轿。全家人将茜宇送至宅门外，眼看着女儿就要上轿了，硕王妃终究忍不住，靠在傅嘉的肩上低声哭泣起来。

茜宇看了看门口停着的轿子，慢慢转过身子细细看过每一个家人的脸庞，扑通一声向着家人跪下。

众人见此情景大惊，纷纷要搀扶她起来。

“不要扶我！”茜宇挡开了华嬷嬷的手，“今日离去，日后恐难再见。爹娘兄嫂，请再受茜宇一拜！”她磕了三个头，哽咽着继续道，“还望爹娘保重身体，望哥哥嫂嫂能替宇儿在爹娘面前尽孝！”语毕，茜宇含泪起身，毅然走入轿内。

“起轿——”随着太监一声长呼，队伍浩浩荡荡地向皇宫进发。

“宇儿！”硕王妃无力地向前迈步。

“夫人不要这样。”傅嘉抱住妻子，眼神却未离开女儿的坐轿。一家人各自抹泪伤心，目送着茜宇的轿子离去，愈行愈远……

原本应有的嫁女之喜，却因为女儿嫁进皇宫而变得如此凄婉。可是，还有多少数不尽的好姑娘，也走上了这条路，又有谁知呢？



第二章

初入宫闱

“有两个如此漂亮的妹妹，我这个姐姐脸上有光，但也不免担心，将来皇上眼里只有妹妹们，没了我呢！”蒹蕴见大家都那么开心，便打趣起来。

约莫过了一个时辰，坐轿缓缓地进了宫门。

茜宇挑开轿帘眺望外头的光景，但见绿墙红瓦、亭台楼阁，满目的雕梁画栋，果然一派天子气象。

娘告诉自己，当今圣上二十有九，其生母早亡，先帝驾崩时他才四岁。继后张氏膝下无子，便扶持他登上帝位。而国舅礼亲王张逸泰依仗太后之势力阻几位皇叔，独自辅政长达十年之久，直至帝十四岁大婚时方还政于上。十五年来，帝勤政爱民，文治武功，尽享万民称颂。

片刻的工夫，轿子已缓缓停妥，只听外头有太监高声道：“请秀女下轿进宫。”

茜宇搭了宫女从门帘外伸进来的手，缓缓下轿。她回头一望，见陆续还有若干顶轿子行来，只是不多，毕竟有资格面圣的只占少数。片刻后，顺贞门外就聚拢了二十来个应选的秀女，大都十五六岁的光景，个个面似桃花、精心打扮。

待众女子到齐，内监方拿出名册来，开始唱名。

“穆洛溪、吴梦罗……傅茜宇……”听到内监唱自己的名字，茜宇调整了心境，也随着队伍进入了顺贞门。

秀女们被分成若干组，经核实身份后，依次进入庆宁宫面圣。

与茜宇同列的分别是龚郡王府的郡君叶兰儿，生得娇俏玲珑、细腰窄肩，梅花妆将脸颊衬得格外妩媚，一身宝石蓝郡君宫服，长裙拖地，举手投足间惊艳四座；另有翰林学士齐宏图之女齐子慧，端庄秀丽，寡言少语；再有军机大臣古拉尔之女古蒹蕴，长茜宇两岁，虽然相貌平平，却亲切和善，从前也常随其父到王府做客。她与茜宇二人曾是儿时玩伴，这会儿在宫里遇到，自是高兴不已。其他两位都是三品御史吴清的女儿，吴梦罗、吴梦珀，虽也算是高官之女，但是身份地位和其他人相比确实差了不少，故而连太监宫女对她们也没对茜宇等来得殷勤。虽然心里为她们不平，但茜宇和



古蕴蕴嘴上也不好说什么。

待到面圣时，一直都很平静的茜宇竟有些紧张。这么多年来，自己从不愿接触皇室，却突然要闯入这个在华嬷嬷口中尔虞我诈的世界，一切都那么陌生……这个万人拥戴的皇帝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自己要面对的又将是怎样形形色色的人物？意乱纷纷，一时都涌上心头，但她很快平静了下来。娘的话，让她明白了自己此刻的使命，明白了自己究竟在做什么。于是她深吸了一口气，同其余五位秀女随着掌事太监缓缓向庆宁宫走去。

庆宁宫是专用于选妃或祭祀的殿阁，比起其他宫殿更显得肃穆一些。经通报后，一行人又跟着太监走进正殿。正殿里虽有许多人，却宁静异常。袭人的香气于两侧香炉飘散而出，让人晕眩。

“参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茜宇一行在圣驾面前一字排开，跪下施礼。

“平身。”这是茜宇第一次听皇帝说话，可是传入耳内的却是温婉的女声，六人都不免一惊，但谁也不敢抬头。

“皇上恰有政务，故而这轮筛选由本宫和皇太后主持，你们大可不必拘谨。不必担心，太后娘娘自会秉公授封。”那温婉的女声又传来，众人这才明白此人便是六宫之首的皇后张文琴。

“奴婢遵命。”六位秀女又跪下磕头，口称，“参见皇太后、皇后，千秋万福。”

皇帝不在，秀女虽没了先前的紧张，却又平添了几分不安。在众人看来皇后选秀未必就能“娶妾取容”，毕竟她们进宫后要分的是皇帝的爱。

茜宇虽不知别人心思，却一扫先前的紧张，落选的侥幸之心又蠢蠢欲动起来。

“平身。”皇后声音温婉柔和。

皇太后泰然道一声：“开始吧！”

“定国爵硕亲王傅嘉之女傅茜宇，年十四。”太监开始唱名，茜宇没料到自己会是第一个。其实她不晓得，在这六人之中，她的出身是最高贵的，只是……

“奴婢傅茜宇，恭请皇太后、皇后万福金安。”茜宇上前施礼。

皇太后听言，顿时来了精神。她细细打量眼前的丽人，一身湖绿色的长裙，白底桃花披肩款款落于肩头，发髻上点点缀着通绒草花，斜斜一支玉簪下垂了银丝流苏，眉目清秀，肤色白皙，气质高雅，透着些许青涩。这样的装扮在六人之中最是朴素，却因此而更让人瞩目。满意之色，浮上太后的脸颊。

“怎么没穿官服？”皇后娘娘见茜宇身上是普通的便服，不免有些疑惑，问道，“王府里没有宫里去的嬷嬷么，不知道这些规矩吗？”

茜宇沉着应对：“回皇后的话，奴婢没有封号，所以不敢造次私自制定官服。”

“你抬起头来。”皇太后并不计较这些，她只想再细细看看茜宇的容貌。

茜宇缓缓抬头，脸上一片恬淡之色。在她眼里，皇太后眉目慈善，雍容华贵；皇后庄重典雅，颇具母仪之风。娘说过，坤宁宫如今的主人张文琴是继后，与皇贵妃张容琴皆是元后张佩琴的堂姊妹，又都是太后的内侄。当年帝后大婚时，二人以陪嫁身